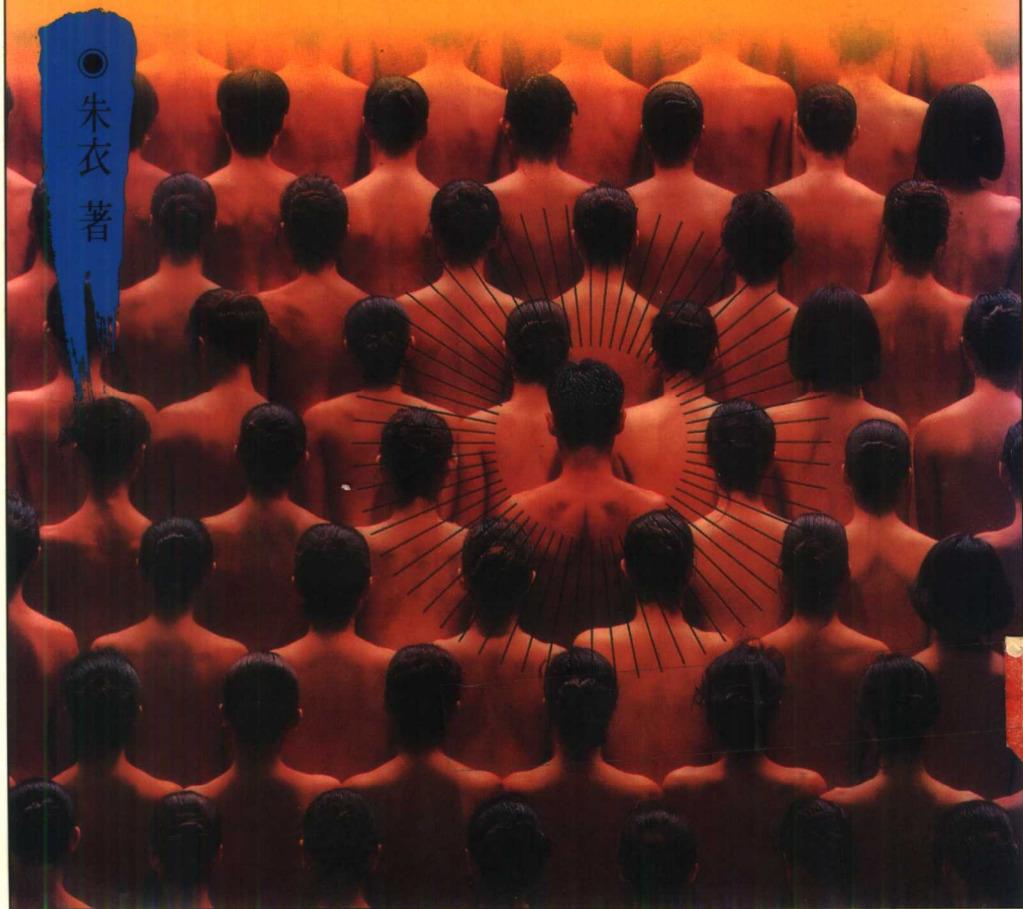


京都會館 內褲 失竊事件



● 朱衣 著



I
Z

京都會館內褲失竊事件

● 朱衣 著

聯合文叢 044

京都會館內褲失竊事件

作 者 / 朱衣
發行人 / 張寶琴

主 編 / 初安民
執行編輯 / 曾蘭蕙
封面設計 / 黃憲鐘
美術編輯 / 蘇婉儀

出 版 者 / 聯合文學出版社
地 址 /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7樓
電 話 / 7666759・7634300轉5106
郵撥帳號 / 1150424-1聯合文學出版社
登 記 證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3952號

印 刷 廠 / 秋雨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總 經 銷 /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地 址 / 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
電 話 / (02)6422629

出版日期 / 80年12月25日 初版
定 價 / 120元

版權所有●翻印必究

《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幀錯誤、請寄回調換》

性愛或死亡〈自序〉

● 朱衣

在人類對所有的探險都感到乏味之後，死亡成為唯一的官能刺激。而與死亡的意象接近的性愛，便成為人們一再重複的遊戲。

性愛之所以成為現代人主要的生活探險，原因之一是死亡只有一次，而性愛卻可以重複許多次，甚至死亡的意象可以由性愛中獲得充分的印證，譬如雪萊在〈印度小夜曲〉中便有：

I Die--

I Faint--

I Fail--

這類的詩句藉著性愛的過程，說明了詩人心中死亡的意象。換言之，許多人便是藉由性愛的過程來體驗死亡，來作死亡領域的探險。在現代文學的領域中，我們也可以由這種切入點觀察出性愛與死亡意象的重疊。

張賢亮在《習慣死亡》裡寫著：

「在一般讀者眼裡，只會看到做愛與死亡，還沒有在被窩裡焙熱就掉進月亮的冰窟窿，很不過癮。」

● 性愛或死亡，就是現代文學充滿了無力感的選擇題。

我經常在睡夢中與人爭執，像今天早晨。

那像是一種喃喃耳語，卻又十分清晰。

「妳真的要放棄一切，不再考慮了？」

「沒什麼好考慮的，人生與其追求穩定，不如追求變化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對方顯然不十分明白我的意思。

「你不要多想了，算命的說我到了五十二歲還會重新開始……」
我說著笑醒了。

像這樣的夢只是一些語句的組合，另外有些夢是大片的色彩表現，像是在海底活動，感受得到海浪的壓力，但卻絲毫沒有沾濕身體，四周的景致全沉浸在一種透明的藍色裡，窗子是藍色的，樹是藍色的，講出的話語也變成藍色的泡沫……。

偶爾，在不作夢的時候，我會幻想一下超時空的一種生活方式，譬如有一天，人類可以在水星或木星上生存。不久之前，科學家們表示人類在西元二一七〇年，可以在火星上定居，但在改造火星之前，必須先克服華氏零下七十六度的低溫，工程人員得在特製的生物罩中吃、睡、工作和休息……。

於是我展開想像的翅膀，活在生物罩裡的人如何戀愛、吵架、嫉妒、生氣、勾心鬥角……？或許，這天夜裡，我會夢見自己正快速地

往太空移轉，像進入時光隧道，而那個極地一片火紅，像太陽沉沒時的色彩，卻沒有溫度，無法灼傷我。

● 經常會有人問我，為什麼寫神秘性小說？為了應付朋友們的疑問，偶爾我會寫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，好阻止他們的再三逼問。

事實上，就如同字面上的意思，一開始寫「神秘性小說」系列時，我完全處在一種帶點神秘感的模糊狀態中，絲毫搞不清楚自己要寫些什麼。

因此，當《聯合文學》的主編初安民問我：

「妳說的『神秘性』到底是什麼？」

「譬如說一個人變成了吸血鬼，但除了吸血之外，他也會談戀愛、生氣、吵架……」我結結巴巴地說。

看到初安民一臉不知所云的表情，我只好老實說：

「其實我也不知道我要寫些什麼？」

完全的神祕性，大概就是這一點說服他讓我完成這個系列的寫作。至於寫作過程中的自我壓迫與恐嚇，如果要詳細說出來，大約又得寫成另外一本神祕性小說了，也許那時候我真的會認真地寫一本吸血鬼的小說，現在的這一本，只能算是吸血鬼的變形吧！



目次

-
- 性愛或死亡〈自序〉
- 1 ●死亡的選擇過程
- 25 ●青苔調的樓梯
- 45 ●購買刀子的程序
- 61 ●在深夜裡追趕一隻蜘蛛
- 79 ●圓桌武士的頭顱
- 93 ●京都會館內褲失竊事件
- 111 ●隱藏在衣櫃裡的秘密
- 129 ●遺失在旅行途中的
- 147 ●期待超能力的催眠師
- 161 ●展覽室之裸女

死亡的選擇過程



安尼清醒的時候，趙翼仍然陷在無意識的昏迷之中。

安尼困難地自駕駛座爬出車外，四周一片漆黑，只有不遠處灣區公路上傳來間斷的車燈。風颳過林間，咿啞之聲聽來竟似死神的召喚。安尼匆促地修飾了一下沾染著血跡的衣衫，便沿著山路往上爬，逐漸消失在夜色裡。

從此之後，趙翼沒有再見到過這個女人。而直到他臨死之前，他始終都沒有恨過這個女人。

●

三個月以來，趙翼一直在思考著各種的死亡方式。但在監管嚴密的醫院裡，每一種方式似乎都困難重重。

三個月前，趙翼因為酒後駕車，在舊金山灣區的公路上超速駕駛，發生車禍，車子沿著山路翻滾下坡。警察趕到出事現場時，發現他已爬出了車座，躺在血泊之中昏迷不醒。

趙翼醒來之後，便發現自己躺在這間聖保羅醫院裡，五一一病床

上，一步也沒離開過。

除了神智清醒之外，他全身不能動彈。根據一般人的說法，便是他已成了植物人。

植物人就是得過著植物一樣的生活方式，不能動，不能笑，不能說話，不能比手勢，不能喝酒、聊天、跳舞……，每天所能做的只是思考、思考、思考……。

在無止境的思考帷幕之中，趙翼的眼前偶爾會浮現一些異樣的景象，那像是一層濃霧，密得令人眼痠，趙翼卻拚命想睜眼，看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。

偶爾在靈光一閃之間，趙翼會看到像是古戰場的荒原，一輛戰車急疾而過，那披掛著盔甲的勇士露出了部分的臉龐，竟然是安尼的眼眉。

趙翼在驚駭之中，睜大眼睛，霧消散了，他覺得自己只是作了夢，醒來便此身已非我所有。

「哎！」想到這裡，趙翼不由得在心底長嘆了一聲。

病房的玻璃門打開了，弟弟趙奇走進來，帶著愉悅的笑容。從他的臉上，趙翼依稀捕捉到當年住在永和的公家宿舍裡，才五歲的弟弟一臉幼稚的表情……。

「哥，我已經找到一棟大坪數的房子了，下星期你出院的時候，就可以搬到那邊去住了。」

除了眼神，趙翼沒有辦法表達自己內心激盪的情緒。此時此刻，他眼神中同時充滿著責備、諒解、感激、無奈、悲哀等等的情緒。

「哥，你不要擔心好不好？」三個月來已逐漸了解他表現方式的弟弟急著說，「我那棟房子賣掉之後，再添一點玖君的儲蓄，就夠了。何況那間屋子真的很棒，我們打算把最大的那間給你住，醫生說你需要一個大一點的房間……。」

趙翼沒有再往下聽。他的心在流淚，他的眼中卻只有漠然……。

「我必須死！我必須死！」

他在心中狂喊著。

恍惚之中，他彷彿看到穿著白衣的安尼，像他第一次看到她時那樣甜美的笑容，她轉過了身，另外半邊臉卻血跡斑斑，彷彿剛被一把利刃畫過，生命的痕跡正血淋淋地四處竄流。

那不是他熟悉的安尼，但那眉目之間確實是他最愛的女人。為什麼她的臉上除了甜美的笑，同時又有殘酷的表情和傷痕？

趙翼覺得自己快要瘋狂了。

●

沿著崎嶇的小徑，安尼花了兩個多鐘頭才走出山區。

她在公路邊攔了一部車子，謊稱自己車子拋錨，受了點輕傷，要求車主送她到離她不遠的大街上。

回想剛才的車禍，安尼一陣心驚。她一路走一路徬徨，好幾次她想折回去，看看趙翼究竟怎麼了？需不需要她幫忙？但一想到萬一警察出現，被她的丈夫立德知道這件事，後果便不堪設想。

自從認識趙翼以來，安尼便經常會陷入類似的迷思之中。

趙翼，三十多歲，風趣瀟灑，一直是華人社交圈當紅的單身男士。趙翼從事的是旅遊業，經常往返台北、洛杉磯、舊金山等地。每次飛到美西，他都住在弟弟趙奇的家裡。據說他們兄弟倆自幼相依為命，趙奇到美國念了博士，有了工作，也娶妻生子。趙翼則一直單身，過著高來高去的空中飛人的生涯。

住在弟弟家的時候，趙翼有點空閒便會和幾個空中少爺之類的狐群狗黨約一票美女出遊。

安尼一向不認為自己是美女，而且已婚的身分似乎也不適合參加這樣的聚會，因此她從不出席。只有一次因為擔任空中小姐的老同學美鳳換了航線，第一次飛到舊金山，才拉著她一道去了。

就在那次的聚會上，她認識了趙翼。

坦白說，趙翼的確有許多吸引人之處，但安尼卻並不認為自己有可能和他發展出戀情的可能。

安尼有一個外表堪稱幸福的婚姻，丈夫立德是電腦工程師，在一

家大型的電腦公司上班，一對兒女也乖巧可人，一個二年級，一個三年級，絕不讓她煩惱。

唯一的遺憾或許是當立德上班，兩個孩子還沒有放學的時刻，安尼的心裡會有強烈的不安的感覺。

她會在面朝著舊金山灣的那扇窗前枯坐良久，內心吶喊著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語，直到華燈初上，丈夫和孩子的笑語喧嘩再度響起。

一開始有這種情況發生時，安尼猜想自己不過太寂寞、太無聊了，於是她想藉著看書來打發時間。

她拿起手邊那本《包法利夫人》卻看了幾頁便放下，扭頭又朝著窗外千門萬戶的寂寞吶喊起來。她覺得自己可以飛，可以穿越那一種寂寞，可以化身為億萬個燦麗的光點……。

尤其在遇見趙翼之後，安尼這種內心空洞、強烈的想向外尋求什麼的感覺越來越強烈。

她覺得趙翼身上有什麼是她一直要追尋的東西，甚至在看到趙翼

的眼神之間時，有一種觸動心底的刺痛感，而她不知道為了什麼……。

安尼回到家之後，時間還早，距離丈夫和孩子回家的時間還有好幾個小時。這個周末立德帶著兩個孩子回父母家，安尼藉口人不舒服，想一個人清靜一下，而沒有一同前去。

近幾個月來，立德對她的神魂恍惚若有所覺又似乎視若無睹。他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保守主義者，形式一向比內涵重要，對於安尼的妻子身分也從不認為有懷疑的必要。妻子的心不在焉對他而言只不過是女人固定發作的一種生理週期，不需要大驚小怪。更何況安尼一如往常的作息規律，也令他幾乎察覺不出什麼異樣。

安尼對於自己的不安則一直處於類似罪惡感的情緒之中，她覺得身為一個有既定功能的女人，應該安於傳統或社會賦予的角色，而該有多餘的疑懼。即使她受過高等教育，身處進化的美國社會，但因為她嫁的是一個中國的男人，因此她也逃不開中國女人的宿命。

窗外傳來的喇叭聲驚動了她，安尼發現自己已不知在浴缸中躺了